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六十六至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炳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六十六

女仙十一

謝自然

盧眉娘

謝自然

謝自然者其先兗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克舉孝廉鄉里

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秘書省校書表為從事母

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年七歲母令

隨尼越惠經年以疾歸又令隨尼日朗十月求還常所言多道家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禮不願却下母從之乃徙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飯云盡是蛆虫自此絕粒數取皂莢煎湯服之即吐痢困劇腹中諸虫悉出體輕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狀類頗多自此猶食柏葉日進一枝七年之後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飲水貞元三年三月於開元觀詣絕粒道士程

太虛受五千文紫靈寶籙六年四月刺史韓侂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東閣閉之累月方率長幼開鑰出之膚體宛然聲氣朗暢侂即使女自明師事焉先是父寰旋遊多年及歸見自然修道不食以為妖妄曰我家世儒風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鎖閉堂中四十餘日益加爽秀寰方驚駭焉七年九月韓侂舉於大方山置壇請程太虛具三洞籙十一月從自然居於州郭貞元九年刺史李堅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

願依泉石堅即築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
竇水灌其口中可澡飾形神揮斥氛澤自然初駐山有
一人年可四十自稱頭陀衣服形貌不類緇流云速訪
真人合門皆拒之云此無真人頭陀但笑耳舉家拜之
獨不受自然拜施錢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條受
之云後會日當以此相示須臾出門不知所在久之當
午有一大蛇圍三尺長丈餘有兩小白角以頭枕房門
吐氣滿室斯須雲霧四合及霧散蛇亦不見自然所居

室唯容一牀四邊繞通人行白蛇去後常有十餘小蛇
或大如臂或大如股旦夕在牀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氣
或有聲各各盤結不相毒螫又有兩虎出入必從人至
則隱伏不見家犬吠虎凡八年自遷居郭中犬留方出
上昇之後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
牀或輒詣其中必有變異自是呼為仙女之室常晝夜
獨居深山窮谷無所畏怖亦云誤踏蛇背其冷如冰虎
在前後異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側二童子青

衣戴冠八使衣黃又二天神衛其門屏如今壁畫諸神
手執鎗鉅每行止則諸使及神驅斥侍衛又云某山神
姓陳名壽魏晉時人并說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已將
授東極真人之任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場
其日雲物明媚異於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羣仙皆會
金泉林中長有鹿未嘗避人士女雖衆亦馴擾明日上
仙送白鞍一具縷以寶鈿上仙曰以此遺之其地可安
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盧使降之從午至亥六月

二十日聞使從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張二使從寅至午
多說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奕棋多音樂語笑率論
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虫悉驅向西矣盡以
龍鎮其山道場中常有二虎五麒麟兩青鸞或前或後
或飛或鳴麟如馬形五色有角紫麟駿尾白者常在前
舉尾蒼蒂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壇上以符一道
丸如藥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爐於壇上五
爐於室中至時真人每來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內

一人稱中華云食時上真至良久盧使至云金母來須
臾金母降於庭自然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自將几案
陳設珍竒溢目命自然坐初盧使侍立久亦令坐盧云
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官吏士庶咸在逡巡盧使來
云此一時全勝以前齋問其故云此度不燒乳頭香乳
頭香天真惡之唯可燒和香耳七日崔張二使至問自
然能就長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悅二十二日
午前金母復降云為不肯居長林被貶一階長林仙宮

也戊時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賜藥一器色
黃白味甘自然餌不盡却將去又將衣一副珠碧綠色
相間外素內有文其衣縹緲執之不着手且却將去已
後即取汝來又將桃一枝大於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
如椀云此猶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鸞侍者悉乘龍及鶴
五色雲霧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過羣仙後去望
之皆在雲中其日州中馬坊厨戟門皆報云長虹入州
翌日李堅問於自然方驗之紫極宮亦報虹入遠近共

見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羣仙日來傳金母敕速令披
髮四十日金母當自來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將一板
濶二尺長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羣仙欲至墻壁間悉熒
煌似鏡羣仙亦各自有几案隨從自然每被髮則黃雲
繚繞其身又有七人黃衣戴冠侍於左右自八月十九
日已後日誦黃庭經十遍誦時有二童子侍立每一遍
即抄錄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將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羣
仙又至將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黃半紅云鄉里甚足

此果割一齋食餘則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
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水服之覺身心殊勝金母云更
一來則不來矣又指旁側一仙云此即汝同類也十五
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將三道符傳金母救盡令
服之又將桃六齋令食食三齋又將去其使至暮方還
十月十一日入靜室之際有仙人來召即乘騏驎昇天
將天衣來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繩牀上却回着舊衣置
天衣於鶴背將去云去時乘騏驎回時乘鶴也十九日盧

仙使來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時鸞鶴千萬衆仙畢
集位高者乘鸞次乘騏驎次乘龍鸞鶴每翅各大丈餘
近有大鳥下長安鸞之大小幾欲相類但毛彩異耳言
下長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則國家當有大福
二十五日滿身毛髮孔中出血沾漬衣裳皆作通帔山
水橫紋就溪洗濯轉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觸之如
金聲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東嶽夫人併來勸令沐浴兼
用香湯不得令有乳頭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

神上界無削髮之人若得道後悉皆戴冠功德則一凡齋食切忌嘗之尤宜潔淨器皿亦爾上天諸神每齋即降而視之深惡不精潔不唯無福亦當獲罪李堅常與夫人于几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內即魏夫人傳中本也大都精思講讀者得福寵行者招罪立驗自然絕粒凡一十三年晝夜寐兩膝上忽有印形小於人間官印四壠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兩膝內並膝則兩印相合分毫無差又有神力日行

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纖微無不洞鑒
又不衣綿纊寒不近火暑不搖扇人問吉凶善惡無不
知者性嚴重深密事不出口雖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堅
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間奉道人知之
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禮尊像四拜為重三拜為輕又
居金泉道場每靜坐則羣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淨一
室焚香諷黃庭道德經或一徧或七徧全勝布施修齋
凡誦經在精心不在徧數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損尤

多不如元不會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殺人則損年
天壽來往之報永無休止矣又每行常聞天樂皆先唱
步虛詞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虛訖即奏
樂先撫雲璈雲璈形圓似鏡有絃凡傳道法必須至信
之人魏夫人傳中切約不許傳教但令秘密亦恐乖於
折中夫藥力只可益壽若昇天駕景全在修道服藥修
道事頗不同服柏便可絕粒若山谷難求側柏只尋常
柏葉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乾者難將

息旋採旋食尚有津潤易清益人大都柏葉茯苓枸杞
胡麻俱能常年久視可試驗修道要山林靜居不宜俯
近村柵若城郭不可以其葷腥靈仙不降與道背矣煉
藥飲水宜用泉水尤惡井水仍須遠家及血屬慮有思
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體重食麥體輕辟穀入
山須依衆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氣先調氣次閉氣出入
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
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濕

詰之云旦離金泉耳程君甚異之十一月九日詣州與
李堅別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靜室二十日辰時於
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
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聞其訣別之語曰勤修至道
須臾五色雲遮巨一川天樂異香散漫彌久所着衣冠
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牀上結繫如舊刺史李堅表聞
詔褒美之李堅述金泉道場碑立本末為傳云天上
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

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為帝王或為宰輔者又自然
當昇天時有堂內東壁上書記五十二字云寄語主人
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
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
之鄉即與相見其書迹存焉

出集
仙錄

盧眉娘

唐永貞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娘生眉如
線且長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

表後漢盧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為皇王之師因號帝師眉娘幼而惠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矣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鈞分為三段染成五色結為金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潤一丈秤無三兩煎靈香膏傳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止

飲酒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惠而又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為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見雙舊履而已後人見往往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時人傳焉

杜出
陽編

太平廣記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六十七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妙女

吳清妻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衣
綃衣駕紅龍持紫玉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
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瑠及頤

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陸陸小字自
列歲餘陸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遠望武夷山忽見碧雲
自東峰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陸曰玉華君來乎陸
怪其言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因是反告
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已明矣難復
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夫人之音陸莫能
辨遂巡揖而退陸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
騭所積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諡曰玉華君主下

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
道之士嘗貶落所犯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嘆其
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二十
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
至閩中日獨居靜室陞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間往往有
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古髻髻周身光明燭耀如
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陞至而看之亦皆天
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泄沉累

至重不可不隱陞守其言誠亦常隱諱洎陞罷府恭又解印組得家于洛陽陞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年謂陞曰少玄之父壽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于人世為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

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
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
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噲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
大異之私訊於陸陸諱之經月餘遂命陸語曰玉清真
侶將雪予於太上今復召為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
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於無形復侍玉皇歸彼
玉清君莫泄是言遺予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
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畢于此矣陸跪其前鳴

呼流涕曰下界蟻虱黷汚仙上永淪穢濁不得昇舉乞
賜指喻以救沉痾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詩一首
以遺子予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
或益亦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

得之一元 匪受自天 太老之真 無上之仙

光含影藏 形於自然 真安匪求 神之久留

淑美其真 體性剛柔 丹霄碧虛 上聖之儔

百歲之後 空於墳丘

陸載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為指明少玄曰
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年中
遇琅琊先生能達其旨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未間但當
保之言畢而卒九日塋舉棺如空發櫬視之留衣而蜕
處室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陸與恭
皆保其詩遇儒道適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景申年中
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遊華嶽迴道次于陝
郊時陸亦客于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

中皆貴道尚德各徵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
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
於陞陞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
辭吟詠須臾即得其旨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
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
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陞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少
玄玄珠心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

出少玄
本傳

妙女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
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
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能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
息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清
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霧
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
女之族言本是提頭賴咤天王小女為洩天門間事故
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咤王姓韋名寬第大號上尊夫

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
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尋索今於此方得見前所
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藏中穢惡俗氣然後得昇天天
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
羣角婢名金霄偏闕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
然相識昨來之日於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
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詠悲不自勝如此五
六日病卧叙先世事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

及僕隸等悉來叅謝即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卹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憑之叙言又曰暫借小女子之宅與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即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即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即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人本狀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

感動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又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語令添香於鐘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悉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為爾白大郎請兵救

女即如睡狀須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
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於某處檢校幾人於病人身
上束縛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見兵馬形像如筆畫神
王頭上着胡帽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見良久乃滅
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
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
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
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

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
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俛首笑久之言却迴即復本
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即掃
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
郎何為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蹴聲甚厲
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竟日醉卧一
夕言將娘子之魂小娘子之魂遊看去使與善倫友言
笑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

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
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某歸甚悽愴苦言久在世間戀慕
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
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
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
與某一紅衫子着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
未來事皆無應其有繁細不能具錄其家紀事狀盡如
此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出通
幽記

吳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號州湖城小里正吳清妻楊氏號監真居天仙鄉車谷村因頭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靜坐入定皆數日村鄰等就看三度見得藥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漿兩椀令煎茶飲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見十七日縣令自焚香祝請其夜四更牛驢驚見牆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見楊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極冷扶至院與村舍焚香聲磬至辰時方醒稱十四

日午時見仙鶴語云洗頭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龍駕五色雲來乃乘鶴去到仙方臺見道士云華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湯相待汴州姓呂名德真全州姓張名仙真益州姓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東山頭樹木多處及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隨却至仙方臺見仙骨有尊師云此楊家三代仙骨令禮拜却請歸云有父在年老遂還有一女冠乘鶴送來云得受仙詩一首又詩四並書于後云道啓真心覺漸清天教

絕粒應精誠雪外仙歌笙管合花間風引步虛聲其二
曰心清境靜聞妙香憶昔期君隱處當一星蓮花山頭
飯黃精仙人掌上經其三曰飛鳥莫到人莫攀一隱十
年不下山袖中短書誰為達華山道士賣藥還其四曰
日落焚香坐醒壇庭花露濕漸更闌淨水仙童調玉液
春霄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攝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虛室
對烟花道合雲霄遊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

出逸
史

太平廣記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六十八

女仙十三

郭翰

楊敬真

封陟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夏乘月卧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

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夜曳霜羅之帔
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
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迥降願
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
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
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為敕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
丹縠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簾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
攜手升堂解衣共卧其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

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為試拭之乃本質也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羣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

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為翰
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
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
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也君無
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為翰
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翰曰天
衣本非針線為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
夕顏色悽惻涕流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

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
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為別以七寶梳一留贈言
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
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
果使前者使女將書函致翰遂開封以青縑為紙鉛丹
為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
云濶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
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

殘答書意甚慙切并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上
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
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
年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
意復以繼嗣大義湏婚強娶程氏女所不稱意復以無
嗣遂成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出靈
怪集

楊敬真

楊敬真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

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貧力田楊氏婦道甚謹夫族目之
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閒
居雖鄰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
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
惡聞人言當於靜室寧之君宜與兒女暫居異室夫許
之楊氏遂沐浴著新衣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
開門視之衣服委於牀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
香滿室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數人來曰昨夜方

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
稍上去合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
村吏以告縣令李邕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
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
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
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
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邕親率僧道官吏
共開其門則婦宛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

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初有仙騎
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伺之至三更有
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於房中報
者曰前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使者來迎將會於西岳
於是彩童二人捧玉箱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
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
引白鶴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
而五雲捧出綵仗前引至於華山雲臺峰峰上有盤石

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此旁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儵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慮思今身僅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存湛真詩曰

綽約離塵世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修
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
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
拋却幾年身敬真亦詩曰人世從紛擾其生似夢華誰
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
鏘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
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前引東去倏
然間已到蓬萊其宮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間之製

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
晚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
萊華院四人者出敬真獨前曰王父年高無人侍養請
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
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
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
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閒即凝神而
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

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
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邨以狀聞州州聞廉使
時崔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
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
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唐憲宗召見舍於內殿
試道而無以對罷之今在陝州終歲不食食時啗果實
或飲酒二三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出續玄
怪錄

封陟

寶歷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
志在典墳僻于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
窓兀兀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暫縱惛惛時
日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淡戲獮每
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晝間烟鎖
簷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時
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輶自空而
降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見一仙妹侍從華麗玉珮敲磬

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艷冶正容斂
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
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虫吟粉壁恨不
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
觥懶斟紅杏艷枝激含嚔於綺殿碧桃芳萼引凝睇於
瓊樓既厭曉粧漸融春思伏見郎君坤儀濬潔襟量端
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真朴愛以孤標特謁
光容願持箕箒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

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惟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燃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固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辛早迴車妹曰某乍造門墻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後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為愛君心能潔白願搵箕箒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輶既去窓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妹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艷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業

緣遽紫魔障剡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
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
能對峙自矜孤寢轉惜空閨秋却銀缸但凝眸於片月
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急切前時布露丹懇幸
垂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
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
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
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

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
又不迴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
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
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
此韶顏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髮尚未凋零固止綺羅
貧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
其依托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
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艷休敲石火尚昏

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
為証叔子為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
言倘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
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為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妹長吁
曰我所以懇懇者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
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
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澁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
去路難窺舊院碧桃春鞦韆出戶珠翠響空泠泠蕭瑟

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為太山所
追束以大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
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
騎召使者與囚俱至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妹也
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妹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
遂索大筆判曰封陟往雖執迷捺惟堅潔實由朴慙難
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
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

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奇出傳

太平廣記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六十九

女仙十四

玉藥院女仙

馬士良

張雲容

韋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玉藥院女仙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藥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
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

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
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中髻黃衫端麗無比
既而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
十步外觀者覘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
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黃衫者曰曩有玉峯
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飛鶴唳景物輝煥
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
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

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作玉蘂院真人降詩嚴休復
詩曰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樹
瓊瑤蓋笑對藏花洞裏人又曰香車潛下玉龜山塵
世何由覩舜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元稹詩云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
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自得知劉禹錫詩云玉女來
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
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蘂瓊葩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

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
羸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
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出劇
談錄

馬士良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為
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
湫岸潛於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於水
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擁出每葉施開仙女

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
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土良盡食之十數枚頓覺身輕
即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俄見大殿崇宮
食蓮女子與羣仙處於中觀之大驚趨下以其竹杖
連擊墜於洪崖澗澗水清潔因憊熟睡及覺見雙
鬢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大
懼俯伏求救解之荅曰此應難免唯有神液可以救
君君當以我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白

色士良盡食復寢湏臾起雙鬢曰藥已成矣以示之
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看其腹有似紅線處
乃刀痕也女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慎
勿語人倘漏洩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谷
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往
往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數而

得

出逸
史

張雲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為平陸尉以氣義自負常慕郭代公
李北海之為人因夜直宿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
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於海東數
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
數百歲矣素與昭洽乃賚酒攔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
義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荆聶之儔也吾請從子
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貫酒大醉屏
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携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

唯去疾兼能絕穀又約曰此去但過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暫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過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潛於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前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揖讓升於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首女子酌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耶昭居憲隙聞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耶昭

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
匿於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於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
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
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夕佳賓相會須有匹偶請擲骰
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乃遍擲雲容采勝翹遂命薛郎
近雲容姊坐又持雙盃而獻曰真所謂合卺矣昭拜謝
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開元中楊貴
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

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上
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明皇吟詠久之亦有繼
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此寵幸愈於羣輩此時
多遇帝與申天師談道予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
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
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
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
廣其穴含以真玉踈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沉寂有

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
便為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具以白貴妃貴妃恤之命
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得如約今已百年
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
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
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問
蘭鳳二字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為九仙媛所忌毒
而死之藏吾穴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

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
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嶺上更添愁蘭翹和曰幽
谷啼鶯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露
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見分成塵曾餌金丹
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
誤入宮垣漏網人月華靜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
瓊艷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雞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
持其衣起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闕亦無所妨蘭

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為州邑所執容曰無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則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帷帳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

唯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髮
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耶申師名元之

出傳記

韋蒙妻

韋蒙妻許氏居東京翊善里自云許氏世有神仙皆上
為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潔淨熟詩禮二經事舅姑以孝
聞蒙為尚書郎早失許舅姑亦亡唯一女年十二歲甚
聰慧已能記易及詩忽無疾而卒許甚憐之不忍遠葬
殯於堂側居數月聞女於殯宮中語許與侍婢搃算發

棺視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狀云忽見二青衣童子可年
十二三持一紅幡來庭中呼某名曰韋小真天上召汝
于是引之昇天可半日到天上見宮闕崇麗天人皆錦
繡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
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寶玉之形風動有聲如樂曲鏗鏘
和雅既到宮中見韓君司命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
惠及人近已擢為地下主者即遷地仙之品汝母心於
至道合陟仙階即令延汝于丹陵之闕汝祖考三世皆

已生天矣遂使二童送歸母便可齋沐太乙使者即當
至矣許常持妙真經往往感致異香及殊常光色衆共
異之已十餘年矣及小真歸後三日果有仙樂之聲下
其庭中許與小真摠筭一時昇天有龍虎兵騎三十餘
人導從而去乃長慶元年辛丑歲也

出仙傳
拾遺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見一
美婦人從三四青衣來遶佛塔言笑甚有風味回顧侍

婢曰白院主借筆硯來乃於北廊柱上題詩曰黃子陂
頭好月明忘却華筵到曉行烟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
花贈遠生題訖院主執燭將視之悉變為白鶴冲天而

去書迹至今尚存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七十

女仙十五

許飛瓊

裴玄靜

戚玄符

徐仙姑

緱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遙

茶姥

張建章

周寶

許飛瓊

唐開成初進士許瀍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
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蹙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
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
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
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
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
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人
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歎令諸仙皆和曰君終至此且

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史出逸

裴玄靜

裴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
母教以詩書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好道
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許之日以香火
瞻禮道像女使侍之必逐於外獨居別有女伴言笑父
母看之復不見人詰之不言潔思閒淡雖骨肉常見亦
執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固不

可唯願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婦禮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倘入道不果是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有嗣後為上仙遂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之李言亦慕道從而許焉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未之敢驚潛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鳳髻霓衣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髻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

退及旦問於玄靜荅曰有之崑崙仙侶相省上仙也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為仙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之道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為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時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溫縣供道村李

氏別業

出續
仙傳

臧玄符

臧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痛方甚
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挹出示之曰此必為神仙
適是氣蹙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
謝道士曰我北嶽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後得昇天之
道言訖不見遂以為名及為民妻而舅姑嚴酷侍奉益
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為女子此亦所闕
也父母早喪唯舅姑為尊耳雖被箠楚亦無所怨夜有

神仙降之授以靈藥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

八月十日昇天

出壩城
集仙錄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師已數百歲
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名山
勝境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為
豪僧十輩微詞所嘲姑罵之羣僧激怒欲以力制詞色
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

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徹其燭僧喜以為得志
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
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
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
矣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萇雲曰
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
為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

出壙城集

仙錄

緇仙姑

緇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須結隊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緇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

鳥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夕羣僧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僧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明有遠村至者云十僧中九僧為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歲

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往人未嘗會其語鄭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姑謂畋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嶷矣

一日遂去

出壩城
集仙錄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姪也父隨兄入關徽之時在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及嫡母裴寓居常州義興縣湖汊渚桂巖山與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詞翰善琴好

無為清靜之道及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
德章句戶室之中時有異香氣父母敬異之一旦小疾
裴與劉於洞靈觀修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詣洞靈佛
像前焚香祈祝及曉歸坐於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
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吟詩此心不戀居人世
唯見天邊雙鶴飛此夕奄然而終及明有二鶴棲於庭
樹有仙樂盈室覺有異香遠近驚異共奔看之鄰人以
是白於湖泮鎮吏詳驗鶴已飛去因囚所報者裴及劉

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為降鶴以雪隣人勿使其濫
獲罪也良久雙鶴降于庭旬日又降奠於桂巖之下棺
輕但聞香氣異常發棺視之止衣烏而已今以桂巖所
居為道室即乾符元年也

出壩城
集仙錄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妻也自號玄同適馮徽二十年
乃言素志稱疾獨處焚香誦黃庭經日二三遍又十三
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

廡香風颯然時秋初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飄若洞中
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校文籍命諸真大仙
於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
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况聞女子立志君尤嘉之
即日將親降於此如此凡五夕皆焚香嚴盛以候元君
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
降于其室玄同拜迎於門元君憇坐良久示以黃庭澄
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

飈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
往不食雖真仙降眄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璈鈞樂奏
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常復毀笑及黃巢犯關馮與玄
同寓晉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瀆口欲抵別墅忽見
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狀所
在寇盜舟人見之驚愕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即移舟及
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猶在春中但去無速也遂各
散去同舟者莫測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餌紫虛所授

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稱疾而卒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庭宇形質柔緩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一點良久化為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寸十五日夜雲彩滿空忽爾雷電棺蓋飛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異香羣鶴浹旬不休時僖宗在蜀浙西節度使周寶表其事詔付史官

出壩城
集仙錄

戚逍遙

戚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以教授自資逍遙十餘歲好

道清淡不為兒戲父母亦好道常行陰德父以女誡授
逍遙逍遙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年二
十餘適同邑蒯潯舅姑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日
夕以齋潔修行為事殊不以生計在心蒯潯亦屢責之
逍遙白舅姑請返於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終以不能
為塵俗事願獨居小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潯及舅姑俱
疑乃棄之於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為資絕食靜想自歌
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眾真千歲却歸天上

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氏及隣里悉以為妖夜聞室內
有人語聲及曉見逍遙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
聞屋裂聲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
霧鸞鶴復有仙樂香輶彩仗羅列逍遙與仙眾俱在雲
中歷歷聞分別言語崩潯馳報逍遙父母到猶見之郭
邑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歎

出續
仙傳

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

力耳聰目明髮鬢滋黑耆舊相傳云晉元南渡後見之
數百年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賣於市市人爭買自
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嘗減少更繫之於獄姥
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

出壩城
集仙錄

張建章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
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曾賚府帥命往渤海遇風
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檠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

請大夫建章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
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
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也勿患風濤之苦
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波寂然往來皆無所懼
及迴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沒水中建章以帛裹面
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

出北夢
瑣言

周寶

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時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具車鑿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輶車之上眾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

矣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七十一

道術一

趙高

董仲君

葛玄

竇德玄

趙高

秦王子嬰常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髮絕
青納玉鳥而乘丹車駕朱馬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嬰閤

者許進馬子嬰乃與之言謂嬰曰予是天使也從沙丘
來天下將亂當有欲誅暴者翌日乃起子嬰既疑趙高
因囚高於咸陽獄納高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之
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
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
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於冰夏日卧於
爐上不覺寒熱也及高戮子嬰棄尸於九遠之路泣送
者千家咸見一青雀從高尸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

信于是乎

出王子年拾遺記

董仲君

漢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後帝欲見之乃詔董仲君與之語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見乎仲君曰可遠見而不可同於帷席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暗海之都也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語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譯人語有聲無氣故知

神異傳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賫不死之藥乃至閻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圖刺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於輕紗幕中宛若生時帝大悅問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書可得親近乎此石毒持宜遠望不可迫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仲君使人舂此石人為九段

不復思夢乃築夢靈室嘗祀之

出王子年拾遺記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朮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飢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遊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為何事可見得

否玄曰符亦何所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
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
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
玄謂諸少年曰吾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
符於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
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荅曰吾自
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主人使玄
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伍伯曳精

人縛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
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
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
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常行過廟此神常
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
有衆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
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
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

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買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為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令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

可以戲者玄昔患熱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
荅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
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玄
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
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玄
手拍牀蝦蟇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
絃節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為客設生瓜夏致冰
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

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為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即為逆流十丈許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眾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坐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比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荅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

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
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
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
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
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水中須更有大魚百許
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
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
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

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鈎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
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
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
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
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
鹿脯其所刺樹以杯盛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
取之終不為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
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須臾死舉頭頭

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遊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為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玄玄自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為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肯當發至期玄

衣冠入室卧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且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

出神
仙傳

竇德玄

竇德玄河南人也貞觀中任都水使者肯年五十七奉使江西發路上船有一人附載竇公每食餘恒啗附載者如是數日欲至揚州附載辭去公問曰何速荅曰某

是司命使者因竇都水往揚州司命遣某追之公曰都水即是某也何不早言荅曰某雖追公公命合終于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洩所以隨公至此在路蒙公餘食常愧於懷意望免公此難以報長者深惠公曰可禳否荅曰頗聞道士王遠和乎公曰聞之使者曰今見居揚州府幽冥間事甚機密幸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恒賴公賜食懷愧甚深今不拯公遂成負德王尊師行業幽顯衆共尊敬其所施為人天欽尚與人章黜有阨難者天

曹皆赦公可屈節咨請得度斯難明晚奉報旋減去公
既奉敕初到揚州長史以下諸官皆來迎公未論事但
問官僚見王尊師乎于皆諸官莫測其意催遣迎之須
臾王尊師至屏左右具陳情事師曰比內修行正法至
于祭醮之業皆所不為公銜命既重勉勵為作法之效
驗未敢懸知于是命侍童寫童登壇拜奏明晚使者來
報公曰不免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
奏之明晚當報仍買好白帟作錢於淨處咨白天曹吏

使即燒却若不燒還不得用不爾曹司稽留行更得罪
公然之又白師師甚不悅公曰惟命是遵願垂拯濟師
哀之又奏明晚使者來還報云不免公苦問其故初不
肯言後俛首荅曰道家章奏猶人間上章表耳前上之
章有字失體次上之章復草書仍乞二字表奏人主猶
須整肅况天尊大道其可忽諸所上之章咸被棄擲既
不聞徹有何濟乎公又重使令其請託兼具以事白師
師甚悅云審爾乎比竊覘章表符奏繆妄而已如公所

言驗若是乎乃於壇上取所奏之章見字誤書草一如
公言師云今奏之章貧道自寫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
且使者報公云事已諧矣師曰此更延十二年公謂親
表曰此見道家法未嘗信之今蒙濟拔其驗如茲從今
以往請終身事之便就清都觀尹尊師受法錄舉家奉
道春秋六十九而卒

出玄門
靈妙記

太平廣記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七十二

道術二

張山人

王旻

陸生

輔神通

孫甌生

葉靜能

袁隱居

騾鞭客

許君

杜巫

張山人

唐曹王貶衡州昔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常出獵因得羣鹿十餘頭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湯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纜及寸負囊拄杖蹙蹙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布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餘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餘里果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

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
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
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
曰行數里忽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視乃舊識焉其足
尋亦平復乃是郴州連山觀侯生即從容遣之未期有
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縛馬於觀門糞汚頗甚觀主見
而責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張山人
山人謂曰君方有大厄蓋有所觸犯客即說前日與道

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為君致禍却速往辭謝
之不然不可脫也此為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
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蓋之身別處一屋以棗木
作釘子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
伏當免矣客大驚登告却迴求得栢木來郴州宿於山
館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雨雷電震於前屋須臾電光
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獲
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

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之
輩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侔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
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也

出原
化記

王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遊名山五岳貌如三十餘
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於父旻常言姑年七
百歲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浮貌
如童嬰其行比陳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壻

甚衆天寶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於內道場安置學
通內外長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旦夕禮謁拜於牀下
訪以道術旻隨事教之然大約在於修身儉約慈悲為
本以帝不好釋典旻每以釋教引之廣陳報應以開其
志帝亦雅信之旻雖長於服餌而常飲酒不止其飲必
小爵移晷乃盡一杯而與人言談隨機應對亦神者也
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飾隨四時變改或食鯽魚每飯
稻米然不過多至葱韭葷辛之物鹹酢非養生者未嘗

食也好勸人食蘆葍根葉云久食功多力甚養生之物
也人有傳世世見之面貌皆如故蓋及千歲矣在京多
年天寶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戀京不出乃宣言
曰吾將為帝師授以祕籙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
遐周至與旻相見請曰王生戀世樂不能出耶可以行
矣于是勸旻令出旻乃請於高密牢山合煉玄宗許之
因改牢山為輔唐山許旻居之旻嘗言張果天仙也在
人間三千年矣姜撫地仙也壽九十三矣撫好殺生命

以折已壽是仙家所忌此人終不能白日昇天矣

出紀聞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韉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前有葡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異頗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

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為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者生心自驚駭未測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隸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豈若人間浮榮蠱菌之輩子願之乎生拜謝曰敬授教

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卧在床一家驚呼云小娘

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昔權要請謁盈街宅門
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
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昔葉天師在朝奔遣
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
非鬼魅乃道術者為之耳遂取水噴呪死女立變為竹
又曰此亦不遠搜尚在遂持刀禁呪遠宅尋索果於門
側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捶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
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錮項領從人至山下往昔

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為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
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
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濶丈
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
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
取水一口啜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
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復

見矣

出原
化記

輔神通

道士輔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貧恒為人牧牛以自給神通牧所恒見一道士往來因而致敬相識數載道士謂神通曰能為弟子否荅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謂通曰我入之時汝宜隨之無憚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嚴潔有藥囊丹竈牀下悉大還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黃白之術經三年神通已年二十餘思憶人間會道士不在乃盜還丹別貯一處道士歸問其丹何在

神通便推不見道士嘆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雖備解諸法然無益長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悅崎嶇洞穴以藥自資七十餘日方至人間其後厭世事追思道士聞其往來在蜀州開元觀遂請配度隸名于是其後聞道士至往候後輒云已出如是數十度終不得見神通私以金百斤與房中奴令道士來可馳報奴得金後頻來報更不得見蜀州刺史奏神通曉黃白玄宗試之皆驗每先以土鍋煮水銀隨帝

所請以少藥投之應手而變帝求得其術會祿山之亂

乃止

出廣
異記

孫甌生

唐天寶中有孫甌生者深於道術玄宗召至京師甌生

善轄石累卵折草為人馬乘之東西馳走太真妃特樂

其術數召入宮試之及祿山之亂不知所之

出明皇
雜錄

葉靜能

唐汝陽王好飲終日不亂客有至者莫不留連旦夕嘗

術士葉靜能常過焉。王強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為王飲客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與之言也。明且有投刺曰。道士常持滿。王引入長二尺。既坐談。胚渾至道次。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者人事。經傳子史。歷歷如指諸掌。焉王呿口不能對。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話淺近諧戲之事。王則懽然謂曰。觀師風度亦常飲酒乎。持滿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數巡。持滿曰。此不足為飲也。請移大器中與王自挹。

而飲之量止則已不亦樂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醪數石
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飲之王飲中醺然而持滿固不
擾風韻轉高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觀
師量殊未可足請更進之持滿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
何必見強乃復盡一杯忽倒視之則一大酒榼受五斗

焉

出河
東記

袁隱居

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占訣歌一百

二十章皆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尚書郎謫官東南一日
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即延與語公命算已之祿仕
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
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
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
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皆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
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
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具首

出宣
室志

騾鞭客

茅山黃尊師法錄甚高於茅山側修起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皆講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相貌麤黑言辭鄙陋腰插騾鞭如隨商客騾仗者罵曰道士汝正熟睡耶聚衆作何物不向深山學修道還敢謾語邪黃尊師不測下講筵遜詞衆人悉懼不敢抵牾良久詞色稍和曰豈不是修一殿卻用幾錢曰要五千貫曰盡搬破甌釜及雜鐵來約八九百斤掘地為爐以火銷

之探懷中取葫蘆瀉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貫修觀計用有餘攪則所獲無多但罷之黃生與徒弟皆相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生奉詔赴京忽於長街西見揀騾鞭者肩一幘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生欲趨揖乃搖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生但遙搯禮而已老人髮白如絲顏若十四五女子也

出逸史

許君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功用既畢欲刻石記之
因得古碑文字剝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新記
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言曰許君許君
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釁許愕然異之又問
其事杳不復荅乃焚香虔祀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
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沒而此時為文之人見詣水官
相訟云奪我之名顯己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
速宜求之許君乃訝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

謝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水萬靈
得三官舉名可以証道許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
水陸醮法傳於人間

出錄
異記

杜巫

杜巫尚書年少未達時曾於長白山遇道士貽丹一九
即令服訖不欲食容色悅懌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
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於是欲去
其丹遇客無不問其法歲餘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詢之

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從之食訖道士命淫羅須
史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塊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堅固道
士剖之若新膠之未乾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於
手中其色綠瑩巫曰將來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
與曰長白吾師曰杜巫悔服吾丹今願出之汝可教之
收藥歸也今我奉師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
擬留至耄年縱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
去巫後五十餘年罄產燒藥竟不成

出玄
怪錄



太平廣記卷七十二